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

——小陂流苗语为例

戴庆厦 杨再彪 余金枝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提要 本文通过共时分析和亲属方言土语比较,揭示小陂流苗语受汉语影响已进入核心领域,应属于深层影响,开放型影响;语言影响引起的语言演变已进入与汉语逐步趋同的状态,在词汇、语法、语音等方面都出现了与汉语相同的特点;并用、竞争、弱化、泛化是小陂流苗语语言接触出现的几个特征,是我国不同语言之间语言接触的一种类型。

关键词 语言接触 语言演变 变异 深层影响

中图分类号 H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5)04-0003-08

1 引言

小陂流苗语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潭溪镇小陂流村苗族说的一种苗语方言,使用人口约1600人。这部分苗族原是土家族,说土家语,大约在1900年左右开始逐渐转用苗语,民族成分也改为苗族。小陂流苗语是语言转用的产物。

小陂流苗语由于长期与汉语接触,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使得它在许多特点上与汉语趋同,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其他苗语土语的特点,与其他土语不能通话。认识小陂流苗语的特点,特别是因语言接触而出现的语言变异,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文主要通过小陂流苗语的共时分析及与其他方言土语的比较,分析小陂流苗语因语言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异特点。

2 小陂流苗语的词汇变异

本节主要以湘西苗语矮寨话作为参照系,分析小陂流苗语受汉语影响产生的变异。矮寨苗语属于湘西苗语西部次方言,地处湘西苗语分布的腹地,受汉语影响相对较小,在湘西苗语中具有代表性。而小陂流苗语属于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处于湘西苗语分布的边缘,与汉语、土家语接触密切,受当地汉语方言影响较大,具有特殊性。两地苗语虽相隔不远,但存在一定差异,一般不能通话。从矮寨苗语与小陂流苗语的词汇对照中,可以明显看到小陂流苗语词汇的变化。

2.1 核心词中的汉语借词

小陂流苗语汉语借词的比例大大超出矮寨苗语,并渗进核心词汇。我们统计了1844个常用词汇,

[收稿日期] 2004年12月24日 [定稿日期] 2005年3月21日

其中借词和半借词有 848 个,占 45.98%,而矮寨苗语中的借词和半借词只有 281 个,占 15.24%。有相当一部分核心词汇,矮寨苗语用固有词,而小陂流改用汉语借词。例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ci ³³ nã ¹¹	kuã ⁵⁵ ẽẽ ³¹	阳光	qo ⁵⁴ mō ³¹	to ⁵⁵ sē ⁵⁵	心
ka ⁵⁴ tu ³⁵	ỹ ³³ du ³³	云	qo ⁵⁴ tɛi ⁵⁴	dã ²⁴	胆
xō ⁵⁴	u ³¹	雾	pei ⁴⁴ qwa ⁴⁴	zao ⁵³ tsɿ ¹⁵	肾
tɕu ³⁵	suã ⁵⁵	霜	lhy ⁵⁴	ɕy ⁵⁵	骨髓
qo ⁵⁴ tsha ³⁵	o ⁵⁵ sa ⁵⁵	沙子	nɣ ³³	tsɿ ³¹	痣
ma ⁵⁴	nai ²⁴ nai ⁵⁵	乳房	te ⁵⁴	dzuẽ ³¹ tsɿ ³⁵	裙子

像亲属称谓词,小陂流苗语有一些也借用了汉语,如“父亲、母亲、舅父、舅母、侄儿、外孙、曾孙”等。数量词在苗语里比较丰富,但受汉语影响,也有一些改用了汉语词,如“百、千、万、丈、半、倍、层、次、架、圈、张”等。湘西苗语虚词少,但小陂流苗语大量吸收汉语的虚词作补充,如“也、才、更、太、最、得、或者、假如、如果、因为、所以”等。大量汉语借词进入小陂流苗语后,有一些或与本语词或与按汉语语序新造的词并存并用,成为同义词。例如:

矮寨	小陂流(“/”前的为常用,下同)	汉义
ci ⁵⁴ na ⁵⁴	pa ³³ l(n)a ⁵⁵ / bã ³³ zu ³³	朋友
ta ⁵⁴ la ⁴⁴	thu ³¹ tsɿ ³⁵ / la ³⁵	兔子
gu ³¹	tɕy ²⁴ tsɿ ⁵⁵ / gu ³³	菌子
qo ⁵⁴ ɛ ⁵⁴	tã ³¹ tsɿ ³¹ / qu ⁵³ ai ⁵⁵	坛子
qo ⁵⁴ kɣ ⁴⁴	tɕ ³⁵ o ⁵⁵ / sui ³³ thō ³⁵	水桶
pō ⁴⁴	pəu ³⁵ / ljo ⁵⁵ ne ³³ (大人)	丈夫
tɕi ⁴⁴ tã ³¹	dzuã ²⁴ (方言词) / qẽ ⁵⁵ di ³¹	跨

也有借用几个不同的词表示同一概念的。其中有早期借词和晚期借词之别;也有方言借词和普通话借词的不同。这也反映了小陂流苗语对汉语借词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例如:

tɕi ⁵⁵ / ɕ ³¹ (方言词,早期借) / naĩ ³¹ zō ³¹ (普通话词)	耐用
χẽ ²⁴ (方言词,早期借) / dzã ³³ (普通话词)	强
pjẽ ³¹ sē ⁵⁵ (早期借) / pjẽ ³¹ ẽĩ ⁵⁵ (普通话词,晚期借)	变心
pi ³¹ (方言词,早期借) / tɕi ³⁵ (普通话词,晚期借)	挤
li ²⁴ tshai ²⁴ (普通话词) / tsã ⁵⁵ (方言词)	理睬

小陂流苗语中有一些词固有成分与受汉语影响出现的新的用法并存并用。二者在竞争中汉语用法往往占优势,逐渐淘汰固有成分。例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ne ³¹ ca ³³	ne ³³ ga ²⁴ / ga ²⁴ ne ³³	傻瓜
人 傻	人 傻 傻 人	
te ⁵⁴ pɿã ⁵⁴	nã ²⁴ te ⁵⁵ / te ⁵⁵ nã ²⁴	小儿子
儿 么	小 儿子 儿子小	
ne ³³ tsw ³³	nã ²⁴ ne ³³ / ne ³³ nã ²⁴	穷人
人 穷	穷 人 人 穷	

2.2 汉语借词的构词规则

矮寨苗语大多用本语词素和固有语法规则造词;而小陂流苗语既有大量的半借词(即固有词素和汉语词素合成一个词),也用汉语的语序造词。例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ne ³¹ ba ⁴⁴ we ³³	pu ³⁵ ko ⁵⁵ tɕa ⁵³	补锅匠	ne ³¹ tɕhu ²¹ ɳu ¹¹	dzã ³³ kô ⁵⁵	长工
人 补 锅	补 锅 匠		人 做 日子	长 工	
qo ⁵⁴ tô ¹¹ zu ³³	ɳi ³³ χô ⁵⁵ tẽ ⁵⁵	牛颈峰	pei ⁴⁴ tɕ ⁴⁴ me ³³	me ³⁵ ti ³¹ ta ³⁵	马尾巴
峰 顶 牛	牛 峰 顶		尾 巴 马	马 尾巴	
nu ²¹ ʃhe ³⁵	fã ³¹ təu ³¹	饭豆	to ⁵⁴ dza ⁴⁴ we ³³	sɿ ⁵⁵ kua ⁵⁵	丝瓜
豆 饭	饭 豆		瓜 洗 锅	丝 瓜	
te ⁵⁴ kho ⁴⁴	ɳã ²⁴ qu ⁵³ to ³¹	小锄头	qo ⁵⁴ tɕa ⁵⁴ mu ³³	y ³³ tsha ⁵⁵	鱼叉
儿 锄头	小 锄 头		叉 子 鱼	鱼 叉	

有些概念,矮寨苗语用单语素表达,而小陂流苗语则用汉语语序的复合词。例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tɕã ³¹ me ³¹	mu ³¹ te ⁵⁵	小麦	qo ⁴⁴ lã ³³	pjəu ⁵⁵ so ⁵⁵	梭子
小 麦	麦 儿		梭 子	瓢 梭	

需要指出的是,矮寨苗语和小陂流苗语虽都借用汉语,但前者注重本土化,按苗语构词的习惯,在前面冠大类名,而后者因受汉语影响程度深一些,不在前面冠大类名,而是整体音译汉语词。例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zɕei ⁵⁴ pe ³¹ tshe ³¹	pe ⁵⁵ tshai ³¹	白菜	qwa ³³ cw ³³ tshe ³¹	tɕu ⁵⁵ tshai ³¹	韭菜
菜 白 菜	白 菜		葱 韭 菜	韭 菜	

2.3 固有词表义泛化

小陂流苗语因受汉语强烈影响,固有词的表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衰退,出现泛化。如下面诸组词,矮寨苗语用不同的词表达,而小陂流苗语则只用一个。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 phu ⁵⁴ qô ³⁵ (爷+老)	qo ³¹ ne ³³ (老+人)	老头儿
{ ɳa ³¹ qô ³⁵ (婆+老)	qo ³¹ ne ³³ (老+人)	老太婆
{ ne ³¹ qô ³⁵ (人+老)	qo ³¹ ne ³³ (老+人)	老人
{ qo ⁵⁴ dzhu ⁴⁴ (茅草)	tɕa ⁵⁵ tɕa ⁵⁵ (渣渣)	茅草
{ qo ⁵⁴ ɳô ⁵⁴ qo ⁵⁴ ka ³⁵ (杂草)	tɕa ⁵⁵ tɕa ⁵⁵ (渣渣)	杂草
{ qo ⁵⁴ ma ³¹ (巴掌)	pai ³⁵ bu ³⁵ (手板)	巴掌
{ pe ⁴⁴ tu ³³ (手板)	pai ³⁵ bu ³⁵ (手板)	手板

3 小陂流苗语的语法变异

语法虽是语言中比较稳固、不易变化的成分,但小陂流苗语由于受汉语的强烈影响,与其他方言土语相比,语法变异现象较多。小陂流苗语既向汉语借用本语没有的语法成分,也向汉语借用本语里原来

就有的语法成分,固有语法成分与借用语语法成分呈现互补竞争的趋势,其语法体系的封闭性已被打破,具有开放性和松动性的特点。语法的变异以语序的变化最为突出,其次是虚词的借用、句式的借用。

3.1 新语序主要出现的两种结构

3.1.1 定语语序

定语与中心语的语序,苗语固有语序是定语在后,即“名词中心语+名词定语”;而小陂流苗语由于受汉语影响,增加了定语居前的语序,定语居前与定语居后两种语序并存。定语居后的语序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pi ⁵⁴ qha ⁵³	pe ⁵⁵ qa ³⁵	鸡毛	ʂe ⁴⁴ ba ³⁵	χe ⁵⁵ mba ³¹	猪肝
毛 鸡	毛 鸡		肝 猪	肝 猪	

小陂流苗语定语居前的新语序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ne ³¹ tu ⁵⁴	ljo ³³ mju ³³	聋子	phu ⁵⁴ qō ³⁵	qo ³¹ ne ³³	老头儿
人 聋	聋 耳		爷 老	老 人	
mō ³³ tu ³¹	ljo ⁵⁵ ba ³³ tju ³³	大门	ne ³¹ tā ³³	ljo ⁵⁵ ne ³³	大人
主 门	大 门		人 成	大 人	
ʎhe ³⁵ bha ³⁵	ba ³¹ χe ³¹	猪食	qo ⁵⁴ təu ⁴⁴ kho ⁴⁴	qu ⁵³ kho ³⁵ ku ³³ ku ³³	锄头柄
饭 猪	猪 饭		柄 锄 头	锄 头 柄 儿	
εe ⁴⁴ pa ³¹	bja ³³ sai ²⁴	耙齿	dhu ³⁵ li ⁴⁴	pi ³⁵ ʎa ³³ qu ⁵³ ndəu ³³	李树
齿 耙	耙 齿		树 李	李 树	

小陂流苗语定语可前可后的语序如:

qha ⁵⁵ me ³¹	qa ⁵⁵ / qa ⁵⁵ qha ⁵⁵ me ³¹	鸡眼睛	me ³⁵ ti ³¹ ta ³⁵ / ti ³¹ ta ³⁵ me ³⁵	马尾巴
眼 睛	鸡 鸡 眼 睛		马 尾 巴 尾 巴 马	

这两种语序中,定语后置虽是苗语的固有语序,但在小陂流苗语里使用量并不是最大的;而定语前置虽是借用语序,使用量却较多。定语前后两可的松动型语序,虽使用量不大,但它显示了借用语序与固有语序在语言使用中存在竞争,是语序演变的先兆。

3.1.2 状语语序

苗语东部方言其他土语,极少有程度副词做状语的状中结构。此类结构多用“形+副”式述补结构表示,程度副词大多后置;而小陂流苗语则用“副+形”式,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都与汉语相同,修饰形容词的程度副词也是汉语的音译。此类结构应是借自汉语。例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zu ³⁵ kwa ³⁵	thai ³¹ u ³¹	太好	phei ³¹ tsu ³¹	χẽ ²⁴ wa ³¹ le ³⁵	很漂亮
好 过	太 好		漂亮 足	很 漂亮	
εo ⁵³ mǎ ³³	tsui ³⁵ so ⁵⁵	最酸			
酸 极	最 酸				

3.2 虚词的借用

在语言接触中,虚词不易借用。在湘西苗语的其他土语里,虚词属封闭类,极少借用汉语;但小陂流苗语的虚词类则是开放的,可以根据需要借用汉语的各类虚词,方式是音译,用法也与汉语大致相同。

3.2.1 介词“用”的借用

小陂流苗语已普遍借用了介词 zo³¹“用”。它与固有词 thjo³¹“拿”常常可以换用。例如:

zo ³¹ / thjo ³¹ qu ⁵³ ndai ²⁴ təu ³⁵	用刀砍	zo ³¹ / thjo ³¹ qha ⁵⁵ me ³¹ kha ⁵⁵ the ⁵⁵	用眼睛看
用 拿 刀	砍	用 拿 眼	看

3.2.2 副词的借用

湘西苗语固有副词很少,而小陂流苗语大量借用汉语副词。这其中有程度副词的借用。例如:

wu ³⁵ thai ³¹ li ³¹ χai ³¹	他太厉害。	χui ⁵⁵ tshā ³¹ tci ⁵⁵ tci ⁵⁵	非常积极。
他 太 厉害		非 常 积 极	
wu ³⁵ tsui ³⁵ tu ⁵³ ne ³³ tshā ²⁴	他最逗人喜欢。	o ⁵⁵ wai ³¹ ljo ⁵⁵ zo ³³	水更大了。
他 最 得 人 喜 欢		水 更 大 了	

也有时间副词的借用。例如:

pu ³¹ təu ³⁵ təu ³⁵ u ³¹ zo ³³	不久就好了。	dzai ³³ ɕu ⁵³ dzi ³³	才修完。
不 久 就 好 了		才 修 完	

还有语气副词的借用。例如:

ku ³⁵ ku ³⁵ ze ³³ thō ⁵³ nda ²⁴	弟弟也读书。	we ³⁵ ze ³³ mā ³⁵	我也去。
弟 弟 也 读 书		我 也 去	

3.2.3 助词的借用

结构助词“地、得”的借用:湘西苗语固有的结构助词只有 nā³³“的”一个,而小陂流苗语除使用该助词外,还借用汉语结构助词“地、得”,产生了由“地、得”连接而成的“状中短语”和“述补短语”。例如:

lai ⁵⁵ lai ⁵⁵ nā ³³ χui ³¹	慢慢地走	u ³¹ u ³¹ nā ³³ nā ⁵⁵	好好地吃	xa ⁵⁵ te ⁵⁵ χā ³¹	走得快
慢 慢 地 走		好 好 地 吃		走 得 快	
xe ⁵⁵ te ⁵⁵ χē ²⁴	高得很	u ³¹ te ⁵⁵ χē ²⁴	好得很	nā ⁵⁵ te ⁵⁵ thja ³¹	吃得快
高 得 很		好 得 很		吃 得 快	

时态助词“着”的借用:苗语湘西方言其他土语的固有词里,没有时态助词“着”,因此也就不存在“动词+着+宾语”式的述宾结构。若要表示此类结构,则要用“状语(正在)+动词+宾语”表示。而小陂流苗语则有此类结构,表进行体的“着”借自当地汉语方言的 to³⁵“到”。例如:

矮寨苗语	小陂流苗语
tuw ⁵³ tci ⁵⁴ nō ³¹ lhe ³⁵	n ā ³¹ to ³⁵ χē ³¹
正 在 吃 饭	吃 着 饭
tuw ⁵³ tci ⁵⁴ qhe ⁴⁴ nd9 ³³	pho ⁵⁵ to ³⁵ nda ²⁴
正 在 看 书	看 着 书
	看 到 书

3.2.4 连词的借用

苗语湘西方言其他土语极少使用连词,汉语表示假设或因果等关系的连词,翻译成苗语时都省掉,只凭借语意推知分句间的语义联系。但在小陂流苗语中,借入了“假如、如果、因为”等连词。例如:

tca ⁵⁵ zu ⁵⁵ m ³³ a ³¹ me ⁵³ tci ²⁴	假如你不说,我就不去。
假 如 你 不 说 我 就 不 去	
zu ³¹ ko ²⁴ tci ⁵⁵ nā ³³	如果下雨,我就不去。
如 果 下 雨 我 不 去	

3.3 句式的增加

苗语没有“把”字句,汉语里的“把”字句在湘西苗语里都改用主谓句来表示。但小陂流苗语受汉语影响引进了“把”字句,而且使用得很普遍。例如:

we³⁵ nã⁵³ wu²⁴ ba⁵⁵ 乜 o³³. 我把他打了。 nã⁵³ χəu³¹ pjw⁵⁵ o⁵⁵ 乜 o³³. 把房子烧了。
我 把 他 打 了 把 房 子 烧 了

3.4 增加“述词+的”结构

小陂流苗语“述词+的”式结构,矮寨苗语用本语固有结构“ma³¹(的)+述词”表示,ma³¹“的”是名物化前缀。小陂流苗语的用法显然是受汉语大量使用“的”字结构的影响而成的。例如: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矮寨	小陂流	汉义
ma ³¹ ŋa ⁴⁴	ŋa ³⁵ nã ³³	矮的	ma ³¹ nũ ³¹	nã ³¹ nã ³³	吃的
前缀矮	矮 的		前缀吃	吃 的	

4 小陂流苗语的语音变异

在语音方面,小陂流苗语与其他方言土语也存在许多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出自语音演变自身规律的,还有来自语言接触的,但语言接触是形成语音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声韵调诸方面中,韵母变化最大,声母次之,声调变化较小。语音变化的总趋势是简化,与汉语趋同。以韵母为例,小陂流苗语的韵母系统,受汉语影响增加了一些复合元音韵母和鼻化元音韵母。前者有 ao、ui、ue、uai 等,后者有 ĩ、ẽ、ỹ、uẽ、uã等。这些新增的韵母使用频率很大,是语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ao	phao ³¹	泡	tshao ⁵⁵ sẽ ⁵⁵	操心	uai	quai ²⁴	老	χuai ²⁴	攀越
ui	kui ³¹	跪	tsui ⁵³ tsɿ ³⁵	锥子	ĩ	pĩ ⁵⁵	冰	tɕhĩ ⁵⁵ tshai ³¹	青菜
ue	χue ²⁴	悔	kue ³¹	贵	ẽ	χẽ ²⁴	恨	pjẽ ³¹ sẽ ⁵⁵	变心

其他一些复合元音韵母或鼻化元音韵母,虽也出现少量固有词,但大多还是用于借词。例如:

ã	kã ⁵⁵	钢	dã ²⁴	胆	əu	təu ³⁵	剁	kəu ³¹	告发
ua	χua ³¹	划	χua ⁵⁵ sẽ ⁵⁵	花生	uã	suã ⁵⁵	霜	tsuã ³¹	转动

5 结语

以上是从微观层面对小陂流苗语因语言接触而出现的语言变异所做的描写和分析,下面是宏观层面的总结。

5.1 小陂流苗语的汉语影响已进入核心领域

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从程度上大致可分为表层影响和深层影响两类。表层影响是小范围的,局部的,只改变语言的若干特点,并不进入语言的核心领域,不影响到语言的基本特点;而深层影响则是大面积的、全局的,势必进入语言的核心领域,改变语言的基本特点。每种语言都有其核心词汇,核心词汇构成这一语言的特性。如果核心词汇一旦也被外来词汇所代替,这就不是一般的词汇借用。如“兔子、斑鸠、燕子、胆、肾、胎盘、菌子、柿子、夹(菜)、接、解手、离开、相见、休息、摇、用、阴(天)”等这样一些最常用的词,在小陂流苗语中都被汉语词所代替,说明汉语影响小陂流苗语已进入核心领域,这种影响

应属于深层影响,开放型的影响。对于分析性语言来说,主要的语法手段是语序和虚词,深层影响和表层影响的分界线在这个方面往往反映得最明显。表层影响不会改变语言的基本语序,也不会吸收虚词来补充自己;而深层影响则不同,基本语序会受到影响而变化,还会吸收虚词来充实自己的虚词体系。小陂流苗语吸收汉语较多的虚词,如“假如、也、如果、因为、所以”等,在较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句法特点,是一种新的层次的语言影响,它会使语言特征出现较大的甚至质的变化。

5.2 小陂流苗语受汉语影响已进入与汉语逐步趋同的状态

一般地说,语言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影响或语言借用,大多是吸收本语所没有的或所缺少的成分,起着补充、丰富的作用,但小陂流苗语的借用成分有不少是借用或吸收本语里本来就有的词汇或语法成分。初期阶段的语言接触,借用主要是为了语言的丰富、发展,但并不进入趋同状态;而语言接触的深入发展,借用有可能使这种语言向另一语言趋同。所以说,趋同是语言接触进入深层阶段出现的特征。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不同的语言由于长期接触、长期影响,其中一些语言会出现趋同的现象,导致语言基本特点出现质的变化。所以,运用趋同的理论来认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关系,能够解释语言关系中的某些复杂的现象,如借用与同源的关系,类型与亲缘的关系等。

5.3 并用、竞争、弱化、泛化是语言接触变异的几个特征

不同语言的接触在语言功能的升降上具有两面性,始终处于矛盾和对立之中,主要表现为固有成分与借用成分的并用和竞争。小陂流苗语由于长期受到汉语的影响,大面积地吸收汉语成分来丰富自己,增强自己的表达能力,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语言接触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小陂流苗语,由于受到强势汉语的冲击,一些固有成分被汉语成分所代替,出现弱化或泛化。弱化,是指固有成分功能的削弱,包括某些本语词使用频率降低,一些音位承载的功能有所削弱等。泛化,是指固有成分难以精确地表达概念,不能区分不同词义间的细微差别,如不同的近义词只用一个词表达等。小陂流苗语中存在不少固有成分与借用成分并用的现象,包括同一概念固有词和借用的并用、不同语音的变读等,它们之间既有分工,又有竞争。并用,是语言接触过程中新成分确立、旧成分消亡的过渡阶段。

5.4 小陂流苗语受汉语深层影响的社会人文条件

小陂流苗语之所以能受汉语的深层影响,有其社会人文的条件。这里的苗族处于说汉语的土家族和汉族的包围之中,在居住上呈杂居状态。小陂流村西面五公里处的且己村,南面两公里处的大陂流村以及东面四公里处的土麻寨,都是土家族;这些地区的土家族虽有少量人还会说土家语,但大都已转用汉语,汉语是他们的主要交际工具。小陂流村的周围还有不少汉族杂居于土家族苗族之中,长期以来,与小陂流的苗族也有紧密的联系。不同民族长期以来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造成了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特征的逐渐趋同,这对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天然的环境。

小陂流的苗族,是个全民操双语的人群。村中的男女老小,不仅会说自己的母语——苗语,而且也会说汉语。苗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进小学一二年级就学会说汉语。在青少年中,有不少人使用汉语比使用苗语更为顺当。在家庭里,孩子与父母之间、孩子之间既说苗语,又说汉语,两种语言在不同场合发挥作用,较好地满足村民交际的需要。全民性的双语为苗语接受汉语的影响提供了温厚的土壤。他们熟练使用汉语自然会促使汉语进入自己的母语;而他们的母语里存在大量的汉语成分,也很自然地为他们掌握好汉语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可见,双语普及与语言影响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

5.5 小陂流苗语的语言接触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类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都存在接触关系,这是共性。但由于不同民族的特点不同(包括分布、人口、教育、民族关系等),语言接触也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语言影响有深浅不同,有面积大小不同,有方式不同等。小陂流苗语的语言接触,是我国民族语言中语言接触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语言影响是深层的,大面积的,外来成分已进入核心领域,不同于表层的影响类型。

参考文献

戴庆厦 2004 《社会语言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辅世 1983 《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杨再彪 2004 《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北京:民族出版社。
余金枝 2003 矮寨苗语形容词修饰名词语序的类型学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1 期,106 – 109 页。

作者简介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组成员。主要从事汉藏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
杨再彪,吉首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和苗语的教学和研究,著有《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等。
余金枝,吉首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和苗语的教学和研究,已发表论文若干篇。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 Variation of Xiaopoliu Miao Language

Dai Qingxia Yang Zaibiao Yu Jinzhi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a synchronic analysis, and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related native dialect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Chinese has great influence on Xiaopoliu Miao language and the influence has gotten into core fields. It belongs to the profound and open influence. Being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language influence has led to language change i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phonetics, etc. The language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of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 existence, competition, weakness and over generalization are the basic features of Xiaopoliu Miao language. It is one of language contacts among different languages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change variation profound influence